

我最敬愛的乾媽

——追懷馬夫人沈慧蓮女士

沈女士

傷心而又美好的夢

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夢：

我躺在三藩市醫院七樓B床的病房裡，右腳高高地吊起，我感覺很痛，想要移動一下，不可能，彷彿用釘子釘牢一般，我按電鈴，一位黑男護士來了，我請求他替我放下吊起的腿，他說：「不！不！醫生吩咐，至少在三天之內，你絕不可動。」這時，我打的全身麻醉針，還沒有完全清醒，我再三請求他，他仍然是不住地搖頭，最後他問：

「你痛嗎？要不要止痛藥？」

「要，要！謝謝你。」

他給我兩粒止痛藥，我吃下一粒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「冰瑩，你好一點沒有？可憐的孩子，你太痛苦了，我來陪你，千萬別難過，不久就會好的。」

「馬夫人，你怎麼知道我的腿開刀的？你怎麼來了？趕快請坐，您來，我就不痛了。」

「是的，過去我是醫生，我能治病，現在老

了我只能休息了。」

突然，我想爬起來，用力把腿一抽，那條綁我的繩子斷了，立刻我的腿痛大叫一聲，我醒了。

果然，我的腿在痛……

我睜開眼睛，向房子的四週搜索，那裡有馬夫人的影子？這只是一個夢，一個傷心而又美好的夢。

我流着淚，又吞下一粒止痛藥。我在追思夢的來源，因為一連兩晚我都失眠；我下決心要在八月十八號前（我開刀三個月紀念）把關於馬夫人這篇文章寫完，寄給許志致女士，這是我在幾年前答應過她的，她把馬夫人的資料也寄來了，再不成這篇文章，非但對不起馬夫人，也對不起志致，更有負我自己的良心。

昨天午飯後，我躺在床上休息時，又重看一遍馬夫人的事略，所謂日有所思，夜即成夢，真是一點不錯。

馬夫人上天堂了，昨夜是第一次夢見她，她是來治療我的傷，來安慰我的精神，我太感激她老人家，也太令我傷心了！

往事不堪回首

認識馬夫人，是民國二十七年的春天。自從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，蘆溝橋事變之後，我就天天夢想上前線。我恨日本軍閥，從很小的時候開始，三個哥哥常常對我講起日本侵略我國的事實，我恨透了日本鬼；加之我在日本兩次，親身受到他們的壓迫和侮辱；我更恨不得殺死他們幾個才甘心；國仇加上私恨，民國二十六年九月，我以個人的力量，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上前線了；可惜淞滬之戰，我們英勇的戰士，終於敵不過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大炮。大場失守以後，就節節轉進，我退到漢口，因胃病大發，只好去重慶，接受新民報的邀請，主編副刊「血潮」；同時遵教育部長張道藩先生之命，撰寫抗戰通俗小說。

就在那個時候，我在道藩先生請馬星樵（超俊先生）伉儷吃飯的時候，認識了馬夫人，她是那麼和藹熱情，真是一見如故，她一開口就叫我冰瑩、冰瑩。「我正在打聽你的住址，夫人（指蔣夫人宋美齡女士）不久想開一個茶會，歡迎你

和胡蘭畦，你們都是勇敢的女英雄，那時你千萬要出席呵！」

「當然，夫人有命，敢不遵從。」

我回答馬夫人，她連忙駁我：

「冰瑩，你說錯了一個字，夫人不是命令你們，而是歡迎你們，夫人是主人，你們是貴賓呵。」

說得連道藩先生和馬先生，都大笑起來。

「不過，我那時也許不能領夫人的情，因為我快要進醫院了。」

「什麼地方不舒服？」

「慢性鼻竇炎，需要開刀。」

「我想那時候，你也許早就好了。」停了一

下，馬夫人忽然問道：

「你家裏有什麼人在這裡嗎？」

「沒有，就是我一個人。」

「什麼時候開刀？在什麼醫院？醫生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重慶市立醫院，陳大夫施手術，那一天我還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一定要告訴我，那天我會來照顧你。」

「謝謝馬夫人的慈悲，開刀不用照顧的，有醫生、護士負責。」

「馬夫人過去當過醫生，開過醫院，她是最愛護青年，熱心公益的人，你在前方為傷兵服務，如今回到後方醫病，馬夫人去看護你，也是應該的。」

道藩先生的話，又引起了一陣笑聲。

開刀房的特別護士

那天我們互相交換了住址，我沒有電話，馬夫人再三囑咐我：「那一天開刀，你一定早兩天通知我。」

「不！我出了院，再去拜訪您老人家。」

「好，你不告訴我，沒有關係，我總有辦法打聽到的。」

馬夫人就是一個這麼痛快熱情的人。

詳細日期和時間，因日記不在這裏，我已經記不清了，彷彿是早晨七點進開刀房，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大手術。那時的麻醉藥，是用哥羅方，我記得很清楚；用一個滴了麻醉藥的鼻罩蓋上，我一聞到就要嘔吐，我大聲叫喊：「拿開，拿開！我受不了，寧願死，也不開刀了！」

「冰瑩，冰瑩，要忍耐，一會兒就好了。」

「她是不容易麻醉的。」

我聽到馬夫人的聲音，心裡好高興，我連忙接下去說：「我不容易麻醉，多上麻醉藥吧。」

他們真的又倒了些麻醉藥，我慢慢地失掉了知覺。

醒來，已是第二天晚上。

「馬夫人呢？」我問護士小姐。

「她昨天在開刀房站了七小時，今天一大早又來看你，現在她回去休息了，也許還要來的。」

「七小時？我開刀用了七小時嗎？」

「一點不少。」

「怪不得我的頭這麼昏昏沉沉，老想吐，我

難過極了，小姐，我還想睡，請給我一杯水喝吧。」

「不要喝水，我送鷄湯來了，你已經兩天沒吃東西，一定很餓了，趕快喝碗鷄湯吧。」

馬夫人太好了，她真像是我的母親，她又來看我了。我喝了兩口鷄湯；可惜一進腸胃，就吐出來了。我拼命搖頭說：「不吃，我要睡了。」

第三天，我清醒了，護士小姐告訴我：「馬夫人太好了，昨天她在你床邊陪你一整天，今天一大早又來看你，她說下午再來。」

忽然，我睜開眼睛，看到衣架上我那件淺紫色的夾衣不見了，我問護士小姐：

「我的衣服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難道有人偷去了嗎？醫院不會有小偷的。」

我自問自答。

「不會，絕對不會。」

小姐很忙，她笑着走了。

我從這時起，開始感到不安，腦子裡一直想到這件夾衣，出院時，我穿什麼呢？總不能穿着病人的衣服回家呀！

正在我萬分着急的時候，馬夫人提着那隻小鋤鍋進來了。

「冰瑩，昨晚睡得好不好？不痛了吧？你的臉消腫了許多，不像前幾天一樣，像個大冬瓜。」

馬夫人說着，兩人都笑了。

「昨晚只痛醒三次，好多了，謝謝您老人家

的掛念。昨天我請護士小姐借給我一面鏡子，一照，把我嚇死了！我簡直不認識自己，臉上是一片平原，分不出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馬夫人，我那晚到底開刀開了幾個鐘頭？」

「七個小時。」

「七個小時？我的天，您老人家一直站在開刀房？」

「不錯。本來手術室，不准任何外人進去的；但我是例外，爲了不放心，我請求陳大夫特別許可我站在那裡，我也穿上手術衣，戴上帽子、口罩，後來護士小姐又爲我預備了一把椅子，真是太好了。」

「我看見大夫把你的上顎割開，翻上去，然後開始像挖煤礦似的，把你的兩塊腐爛了的骨頭挖出來割掉。冰瑩，你不要害怕，現在一切過去了，一勞永逸，你再也不會爲鼻病苦惱了。」

聽了馬夫人這段話，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謝她才好。

「爲什麼要七小時？」

「這個，你就知道了。鼻子距離頭腦、眼睛、嘴巴都接近，又是呼吸最重要的器官，稍爲不小心，萬一有一點差錯，怎麼得了？你反正麻醉得不省人事，一點恐懼痛苦也沒有，我這個旁觀者，真是膽戰心驚，暗中爲你禱告上帝保佑你，使你平安度過這場災難。」

「馬夫人，我真不知道將來要如何報答您的大恩大德，要不是您的支持、安慰、鼓勵，也許沒有勇氣走進開刀房，只因您說：『不要害怕，有我在你的身邊。』所以我就放心了，現在我

們不談開刀的事，有一個大問題請教您。」

「什麼問題？你說吧。」

「我的衣服不見了，怎麼醫院裡會有小偷？」

「一定是你那件衣服太漂亮，所以小偷看上了，沒關係，我陪你一件吧。」

我總以爲馬夫人在開我的玩笑，原來她的手提袋裡，還有一件淺咖啡色的絲棉袍。

「冰瑩，對不起，害你着急了幾天，是我這個老小偷，把你的夾衣拿走了，我家裡恰好有現成的料子和絲棉，所以請裁縫一天就縫好了。我看到這麼冷的天氣，你還穿着夾衣，手術後假如受涼感冒，如何得了？因此我一定要爲你做一件絲棉袍，又輕軟、又暖和，你一定會喜歡的。」

（寫到這裡，我的熱淚滾滾而下，馬夫人呵！我要到天上去找您，跪在您的面前謝恩……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十二日上午十點二十分寫至此）

看到新的絲棉袍和我的夾衣，我忍不住哭起來，馬夫人連忙抱住我，親我，她說：

「有這麼好的小偷，你應該高興才對，爲什麼哭呢？」

「您像我的母親這麼關心我，愛護我，我太感動，太難過；您的恩德，我將來如何報答呢？」

「傻孩子，施比受更有福，我們愛人，幫助人，是出於自己的愛心，是心甘情願的，難道還希望對方報答嗎？」

蔣夫人的茶會

大約是出院後的第六天，馬夫人親自送來蔣夫人的茶會請帖。我看過之後，面有難色地向馬夫人說：

「後天我不出席可以嗎？請您替我在蔣夫人面前說明，我鼻子開刀還沒有好，面孔難看，說話還有點痛，求夫人原諒，可以嗎？」

「不好，本來夫人早就要舉行這次茶會了，爲了等你開刀，所以改到後天，你不去，對不起夫人，也會使仰慕你的人失望。」

馬夫人嚴肅地說。

「我怎樣去呢？」

「傻孩子，當然我的司機開車來接你，送你，不會讓你走路的。」末了又加上一句：「那天我會陪你去的。」

在茶會上，我穿着馬夫人送我的新衣，第一次正式會見蔣夫人。我非常高興，只是因爲傷口還沒有好，我不能多講話。輪到夫人要我報告前方的工作概況時，我站起來結結巴巴地講了也許還不到三十句，就覺得不能支持了，夫人見我這副模樣，她趕快叫我坐下講，而且從她自己沙發背後，抽出她的椅墊遞給我，她是那麼關心別人，使我萬分感動。

「我看謝同志的病還沒有好，馬夫人，請您送她回去休息吧。」

蔣夫人說。

「謝謝夫人，不好意思這麼快走，我再坐一會兒吧。」我勉強說。

「夫人那麼關心你，我還是早點送你回去休息。」馬夫人說。

她已經站起來扶我了，我太粗心連椅墊都沒有送還給蔣夫人，就這麼向大家一鞠躬，說聲：

「謝謝夫人，對不起大家。」就走了。

馬夫人送我到家，坐了一會兒，看我躺下，爲我倒一杯牛奶，看到我喝完，然後再回去參加茶會，回頭又來看我，並且說：

「夫人非常關心你，說你如果需要什麼，叫我好照顧你，她說你太瘦，應該多吃點營養東西。」

蔣夫人的記憶力太好了，民國三十四年的秋天抗戰勝利，她隨蔣委員長由重慶飛漢口的時候，袁雍太太和我，還有徐太太等婦女代表赴機場歡迎的時候，蔣夫人一見面便問我：

「謝同志，你的鼻子完全好了嗎？」

「謝謝夫人關懷，已經好了。」

經過漫長的七年，她居然沒有忘記我的病，實在使我太感謝了。

僑胞回國，歡渡國慶

從民國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，外子與我帶着小女莉莉，在馬來亞太平住了三年多，任教華聯高中，我因爲太想念臺灣了，於是提前回師大復職。

那年的雙十國慶，有閱兵典禮，非常熱鬧。我在僑委會報到，領取出席證的時候，遇到袁夢君女士從檳城回來，林秋美小姐從英國回來，於是我們三人，就代表馬來亞華僑參加慶祝；恰好香港的佛教團體，由覺光法師擔任團長，也是這個時候來報到，從此我們的座位老是排在一塊兒

，無論到南部、在北部參觀任何機關，都和香港來的團體不分開。

輪到參觀婦聯會給將士縫征衣的工廠時，一進門就看到馬夫人，我高興萬分，連忙走上前去和馬夫人緊緊地握手寒暄，一位不認識的女士說：

「這位太太，你是華僑，國語講得這麼好，真是難得。」

馬夫人聽了哈哈大笑，帶着幾分諷刺的口吻責備她：

「她那裡是華僑，她是×××，你難道不認識她！」

「呵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真是有眼不識泰山。」

說得大家都笑了，笑得最開心的是馬夫人。

「參觀完了，和我一同回到我家去吃晚飯，幾年不見，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。」馬夫人說。

「對不起夫人，我這次是團體行動，節目排得滿滿的，明天一大早上高雄，等我由南部回來之後，一定來看您老人家。」

辭別了馬夫人，走進另一房間，遇到郭世祺太太，她是我們第一宿舍的鄰居，大家叫她「美人」的。她問我：

「見到馬夫人沒有？她常常問起你，好掛念你呵！」

「剛才見到了，她老人家的精神真好，還是天天來這裡嗎？」

「天天來，風雨無阻，大家一見她來，工作都特別起勁。」

舊話重提收乾女兒

馬夫人住在臥龍街，離師大的第一宿舍很近，因此我去拜訪她的機會較多，大部份總是和郭太太一塊兒去，因爲馬府養了一條狗，我有些害怕，其實那狗是不咬人的。有一次，我一個人去看馬夫人，先電話，十分鐘後，我按鈴時，來開門的，竟是馬夫人自己。

「佣人買菜去了，我就心你怕狗，所以我把牠鎖在後面，特地出來等你。」

「太謝謝您了。」

走進客廳，桌子上擺滿了點心，茶也泡好了，我們一面吃，一面聊。

「今天你怎麼一個人來？」

「每次要等郭太太下了班，吃完飯，洗好碗才能來，太不方便了，今天因爲想您，所以就自己跑來了。」

「真巧，今天我上午去婦聯會，下午在家休息，正好和你多談談，在這裡吃了晚飯才回去。」

「謝謝您，待會五點鐘左右，還有學生來找我拿作文，我要早點回去。」

「冰瑩，我現在要和你舊話重提了。」

忽然，馬夫人撇開我回去的問題說。

「什麼舊話？」我真的有點莫名其妙。

「要你做我的乾女兒。」

我哈哈地大笑起來，「馬夫人，您的年齡只比我大四五歲，怎麼能做我的媽媽？」

「也許我們有緣，我一見你就喜歡你，要不

，那年你鼻子開刀，我怎麼能在手術室陪你七小時？」

一提起往事，我兩眼裏立刻湧上淚珠，我真想倒在她的懷裏痛哭一場，叫聲「乾媽，親愛的媽媽！」可是，理智告訴我，不能感情衝動，別人知道了，一定會笑話，我收了數個乾女兒，如今老來做馬夫人的乾女兒，實在太不像話了。

「沒有旁人的話，我叫您媽媽好嗎？不要告訴任何人，也不要當着別人面前叫乾媽，好不好？」我難爲情地請求馬夫人。

「那成什麼話？我收乾女兒是正大光明的事，爲什麼要偷偷摸摸，不讓別人知道？」

她生氣了，我連忙向她道歉：

「對不起，我說錯了，不是別的，只因我的年紀太大，有點難爲情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你不願意，我不勉強你；但對你的感情，還是一樣，決不會改變的。」

寫到這裡，我的眼淚又流下了，唉！爲什麼我的個性這麼倔強，這是一件於馬夫人高興，於我無損的事，爲什麼要堅決拒絕呢？使她太失望，太難過，至今我還在後悔，等我那一天回到臺灣，我要跪在她老人家的墓前多叫幾聲「乾媽，乾媽，親愛的乾媽呵！……」

病房相見最後一面

六十八年的夏天，我從舊金山回臺灣探訪親友，蟬真和我約好去看林語堂先生伉儷。林先生見到我們有無限的感憾，他說：

「我們在漢城開筆會的時候，我還覺得沒有

老，可以演講、參觀、應酬；現在我感覺一天比一天老了，文思來得很慢、很慢，不像從前，下筆如流；你們年輕，千萬不要偷懶，多寫一點，不要像我一樣，如今想寫，已經力不從心了。」我們聽了非常難過，不知要說什麼好，只勸他多休息、多保重。

林夫人殷勤地招待我們吃了茶點後，因爲知道林先生那天正在爲中央社趕寫一篇文章，我們不敢打擾太久，於是告辭出來，就在大門口攔住一輛計程車，直奔榮民總醫院。

「今天我們的收穫很大，一下午可以看到四人，馬夫人天天在醫院陪馬先生的，你可以不要去臥龍街了。」蟬貞說。

我們先到病室看馬先生，他正在熟睡，我們站在他的床前，大約有五六分鐘，還沒有醒來，蟬貞在我耳邊悄悄地說：「我們先去客廳看馬夫人，待會再回來看馬先生。」

她領我走進會客室，果然馬夫人正在和一位少婦談話，她一見我們，高興的不得了，連忙一手抓一個，就站着談起來：

「冰瑩，你回來多久了？不再去美國了吧？」

「不去了，這次我是回來過農曆年的。明年元旦，我一定先去您府上拜年，在國外過年，實在太寂寞了，馬夫人，我好想念您呵！」

「總沒有我想你的厲害吧？」

「不！我想你更厲害！」

我們的對話，引得四人都大笑起來。

臨別時，我們又去病房探視馬先生，他還沒

有醒來，因爲時間的關係，我們只好匆匆地趕回臺北了。

唉！誰又會料到，這次見面，竟成了我與林語堂先生、馬星樵先生、馬夫人三人的永別呢？唉！……

永懷恩情畢生難忘

我的慢性鼻炎，一直沒有斷根，在馬來亞第二次開刀，幾乎送掉了命；現在每個月還要去看鼻科醫生一次。每回不論在候診室，或者在診療室，我的心裡總是想着馬夫人，腦海中出現馬夫人的影子；特別是這次右腿第二次施大手術，更使我想念馬夫人，如果她還在世，我要寫封很長很長的信給她，重提四十五年前的舊事，她爲我的鼻子開刀，在手術室站七小時，爲我天天送雞湯、牛肉湯，爲我做絲棉袍，……

馬夫人呵！這些像慈母一般的恩情，直到我生命結束的一刹那，永遠不會忘記；不！不！我們會在您的天堂，我的極樂世界見面的，那時，我會緊緊地擁抱着您，叫無數聲：

「我最敬愛的乾媽呵！……」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
本請撥電話五七一七〇六
四·五三六四二〇六，即
可收到書刊。